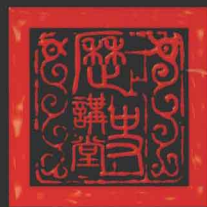


草原凤凰



以翔实的史料，全面解读真实的孝庄
将皇权推上正轨的一个睿智女人

本书将为广大读者重现历史的风
非功过，为读者呈现一幅壮美的传

云际会，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切切、鲜活生动的孝庄。阐释帝王的是
奇画卷。

冷雪峰◎编著



孝庄

线装书局

草原凤凰

以翔实的史料，全面解读真实的孝庄
将皇权推上 正轨的一个睿智女人



冷雪峰◎编著

孝庄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原凤凰——孝庄 / 冷雪峰编著. —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3. 11

(细说历代帝王)

ISBN 978-7-5120-1120-5

I. ①草… II. ①冷…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3312 号

草原凤凰——孝庄

编 著: 冷雪峰

责任编辑: 张媛媛 孙嘉镇

排 版: 腾飞文化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0

印 张: 48

字 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定 价: 48.00 元



目录

Mu lu

- 第一章 敖包真情许终生 / 1
- 第二章 夺皇位皇太极如愿以偿 / 14
- 第三章 情深良言皆有怨 / 25
- 第四章 清宁宫的筹划 / 64
- 第五章 深宫内的失宠与无奈 / 97
- 第六章 立太子风波 / 131
- 第七章 庄妃足智降臣 / 155
- 第八章 隐忍负重一语定天下 / 199
- 第九章 施巧技顺治荣登皇位 / 226
- 第十章 智斗辅臣为顺治保驾护航 / 243
- 第十一章 辅佐幼帝庄后用心良苦 / 267
- 第十二章 为江山社稷再一次选择 / 283
- 第十三章 皇父战死沙场孝庄悲秋 / 313
- 第十四章 母仪天下皇太后 / 339
- 第十五章 顺治殡天皇太后立孙玄烨 / 375
- 第十六章 助康熙除鳌拜 / 395

第一章

敖包真情许终生

科尔沁部是蒙古族的一支,姓博尔济吉特(即孛儿只斤,在蒙古王公世系中,这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姓氏。其直系后裔多分居于东至吉林、西抵贺兰山、南倚长城、北界瀚海的大漠南蒙古地区)。他们世代生活在富饶辽阔的科尔沁大草原上,过着自由自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里地处嫩江流域,清澈的江水浇灌着富饶的草原,肥沃的土地养育着剽悍的民族。可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他们时常受到周边部族的威胁、侵扰。科尔沁草原东连神奇葱茏、沃野莽莽的白山黑水,西部和北部是绵亘千里的兴安岭山地,南与大明朝的辽东相接、与辽河平原相邻。兴安岭森林中的无尽宝藏、嫩江两岸肥美的水草同样滋润出另一个强大的蒙古部落——察哈尔部。自从这个崛起的察哈尔部日益壮大后,科尔沁部便再无宁日了。

草原的另一边,身手矫健,聪明活泼的大玉儿正在策马疾驰。一边跑,一边回头看,脸上洋溢着得意的微笑。后面的十几名蒙古青年更是奋起直追,边追边喊着。突然一个青年快马如飞,迅速靠近大玉儿,大声喊道:“格格,让我来跟你敖包相会吧!”大玉儿一听恼了,出其不意,回身一鞭,那青年惊呼落地。

不远处的山坡上一个人牵着一匹马,看着大玉儿戏弄蒙古青年,一时兴起,跃跃欲试,只见他风度翩翩,器宇轩昂地策马疾驰,马如离弦之箭,飞速靠近大玉儿。他就是少年英雄多尔袞。

大玉儿听到马蹄声渐近,突然回头,大吃一惊,多尔袞马上就要追上她了。她勒紧缰绳,催马快跑。多尔袞不禁一笑,扬鞭紧追。只见他快马加鞭,在和大玉儿将近持平的距离处,甩动灵活的马鞭,缠住了大玉儿的纤腰,大玉儿惊骇之极正想挣脱,可多尔袞的鞭子往回一拽,大玉儿惊呼一声,缰绳脱手。大玉儿随之跌进他的怀里。多尔袞的马迅速慢了下来,倚在多尔袞怀里的大玉儿偷眼瞥见那些蒙古青年们都已驻马摇头叹息。

多尔袞朗声笑道:“真不愧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你的马术好得很哪!”

大玉儿一面愤怒地挣扎,一面喊:“放开我!”

多尔袞微微一笑:“不放!”

大玉儿听多尔袞的口音不是本族人,又定睛打量他,顿时惊怒:“你不是我们科尔沁的人!放开我!”

多尔袞嬉皮笑脸道:“就是不放!”





大玉儿气得横眉怒目：“那你就别怪我！”她迅速抽出靴筒中的匕首，猛地举起。多尔袞大惊，手不禁勒紧马缰绳，骏马长嘶一声，扬蹄而立。大玉儿手里的匕首刺向多尔袞，多尔袞惊慌失措。就在这一刹那，一支羽箭神速地破空而来，正中匕首。大玉儿的手腕被震得发疼，她惊叫一声，手一松，匕首落地。

多尔袞抓住大玉儿的手腕，满脸怒色：“好泼辣的丫头！跟你开个玩笑罢了，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大玉儿一脸正气：“谁叫你欺负我！放开我！”

多尔袞虎目圆睁，怒吼道：“不放！”

只听一个声音威严地喊：“放开她！”

多尔袞闻声，虽很不情愿，但还是放开了大玉儿。大玉儿趁机跃下马，狠狠地瞪了多尔袞一眼，她揉着手腕，转头望见不远处的小土坡上，雕塑般地立着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威武的男人，煞是神气。大玉儿此时还不知道这个男人就是今后威名远扬的皇太极。

大玉儿站在草地上，愤愤不平地喊：“你也不是我们科尔沁的人！方才那支箭是你射的吗？谁要你多管闲事了？”

皇太极没有搭话，他策马驰近，用责备的目光看着多尔袞。多尔袞先是惊喜，又是忐忑不安，他感激道：“四哥！还好你救了我！要不然我就被这野丫头……”

皇太极打断他的话，不客气地训斥道：“我平常都是怎么教你的，都忘了吗？派你出来探哨，不是让你出来调皮捣蛋惹是生非！”

多尔袞面容羞愧：“四哥，我只是……”

忽然，号角声响起。皇太极、多尔袞不约而同地转头眺望号角响起的方向，只见远处旌旗飘扬，人影如潮。皇太极说道：“走吧！归队了！”

大玉儿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愤愤不平。

多尔袞在疾驰的马背上扭过头看着她，脸上流露出一丝桀骜不驯的微笑，他大喊道：“记住！敖包相会，你欠我的！”

大玉儿追了几步，看见多尔袞的身影像一阵风远去，遥不可及，气得狠狠地跺脚。“格格！格格！……”大玉儿的贴身侍女苏茉尔呼喊，由远处奔驰而来。

苏茉尔喘着气，吃惊地问：“格格！我找了你好久！怎么了？在跟谁生气啊？”

大玉儿捡起草地上的匕首，又转头看看那两个即将消失的背影，恨声道：“一个叫我野丫头，一个连正眼都不看我，科尔沁草原上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对我！哼，等我找到了他们，非要算这笔账！”

大玉儿说着愤愤地将匕首插回靴筒。

苏茉尔突然一怔，跃下马来，趴在地上，细听了一会儿，兴奋地叫道：“格格！我好像听见马队的声音了！”大玉儿转头看着苏茉尔，欣喜地说：“是姑姑到了吗？苏茉尔，跟我去看看！”

大玉儿心急如焚，转身策马而去，把苏茉尔远远地甩在后面。苏茉尔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在后面紧追着喊：“格格……等等我……”



地平线的尽头,出现一个游方的黄衣喇嘛,脸上颇有风霜之色。大玉儿离他越来越近,喇嘛冲她喊:“好心的姑娘!给点儿水喝吧!”

大玉儿闻声,勒住马,见黄衣喇嘛神情憔悴,就生出一丝怜意。她回过头,见苏茉尔已经赶过来,冲她说道:“给他点水喝。”苏茉尔跃下马,解下水囊,递给喇嘛。

喇嘛点点头表示谢意。他举起水囊,仰头咕咚咕咚地畅饮,不经意间瞥了大玉儿一眼,大吃一惊。水灌进气管里,他剧烈地咳起来。喇嘛抬袖揩着嘴角,怔怔地看着她,神情困惑,欲言又止。

喇嘛忍不住自语:“怪事!太奇怪了!姑娘是大贵之相啊!怎么会生在这蒙古草原上?”

苏茉尔不屑地说道:“这是我们科尔沁旗的小格格,当然是大贵之相,还用你说!”

喇嘛神情肃穆道:“我说的贵相不止于此。这位姑娘,将来必定会嫁给一国之君,母仪天下!”

苏茉尔先是一怔,接着咯咯笑起来:“母仪天下?莫非大明皇帝会娶我们格格做娘娘?”

大玉儿脸一红,恼羞道:“胡说八道!真讨人厌!”她话音未落,就用脚轻叩马腹。胯下的马知道主人的心意,四蹄用力,向前冲去。大玉儿掠过喇嘛时,伸手抢回水袋,头也不回地飞驰而去。苏茉尔慌忙打马急追。

喇嘛看着大玉儿的背影,感叹道:“小格格,你将来的荣华富贵,岂是今日所能想象!只不过……唉!可惜啊,世事难全!”

大玉儿和苏茉尔一前一后,向一片蒙古包奔来。远远地她俩就看到族人在蒙古包外热情地招待着满洲武士。木架上的烤全羊的肉香和马奶酒的清香,随风飘进她们的鼻子。大玉儿知道是贵客来了,一想到马上要见想念已久的姑姑,她就格外兴奋。大玉儿的马似乎感受到主人的情绪,长嘶一声,四蹄如飞。一路上,人们纷纷笑着向大玉儿行礼打招呼,她微笑着点头示意。还没接近豪华气派的酋长蒙古包,大玉儿就听见爷爷莽古思豪迈的笑声。

而这时的蒙古包里,莽古思、皇太极、大玉儿的姑姑哲哲等人正把酒言欢,其乐融融。

莽古思感慨道:“皇太极,咱们多年没见啦!”

皇太极客气地恭维道:“岳父的气色真好,老当益壮!”莽古思摆摆手:“我哪儿比得上你父汗!他如今都建立大金国了,还要四处亲征,这才叫做‘雄心壮志’啊!”

主客推杯换盏之际,气喘吁吁、脸色潮红的大玉儿掀帘入帐,急急火火地喊:“爷爷!我可以跟姑姑说话了吗?”

皇太极、哲哲正面带笑容,与莽古思闲谈,见冷不防闯进一个英姿飒爽、俊俏妩媚的女子,都吃了一惊,心想这丫头可不大懂规矩。坐在一边喝酒的多尔袞眼睛一亮,流露出欢喜之色。

莽古思呵呵笑着招呼:“玉儿,过来!哲哲,记不记得,这是你塞桑哥哥的小女儿。”

哲哲惊喜地叫起来:“天哪!我离开科尔沁那年,玉儿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呢!怎么



一眨眼工夫，都长成漂亮的大姑娘了！”

大玉儿一点儿也不怕生，虽然与姑姑十几年没见，可她觉得有种天然的亲近感，就想钻进她怀里撒娇嬉笑，像个渴望爱抚的小女儿。大玉儿此时眼里没有旁人，只想与姑姑亲热聊天，她小鸟一样投到哲哲怀中，嘴里沾了蜜似的娇嗔道：“姑姑！姑姑！想死你了。”哲哲欣喜地搂住大玉儿，眼里流淌着温情和爱，她的手不住地抚摩着大玉儿，发自内心地疼爱她。

莽古思笑着对大玉儿说道：“还有人啊！见过你姑父！”

大玉儿从姑姑怀里抬起头，看见满脸微笑的皇太极，先是一愣，然后脸一红，尴尬至极，不好意思地嗫嚅道：“姑父！”

皇太极会心一笑，转头朝多尔衮招招手：“玉儿，来，见见我的十四弟，他叫多尔衮。”

大玉儿好奇地在喝酒的男人中逡巡，只见多尔衮从酒席前站起来。

大玉儿又惊又怒：“啊，是你！”

多尔衮看着大玉儿呵呵地笑，还顽皮地挤了一下眼睛。酒席上都是有身份的长辈，大玉儿心中虽有气，也不敢轻易发作。她冲多尔衮撇撇嘴，表示不屑，接着又像糖猴一样粘在姑姑身上。

满洲和蒙古族都是尚武剽悍的民族，人们聚在一起免不了切磋骑射技艺。大玉儿生性好热闹，便骑着马混在人群中观看。参加竞技的多尔衮早就一眼瞅见她，有意卖弄自己高超的骑射技术，只见他策马如飞，一会儿镫里藏身，一会儿马背上金鸡独立，一会儿俯下身抓起一只小羊羔……他像耍杂技一样，花样翻新，在马背上做出各种动作，众人禁不住欢呼喝彩。只见多尔衮站在奔跑的马背上，眼睛瞄着竹竿上的一面软红布，拉弓搭箭。骏马如蛟龙，在草地上飞驰，多尔衮气定神闲，他弓如满月，箭似流星，“嗖”的一箭射穿那块软红布。众人热烈地鼓掌欢呼，嘴里喊着“萨哈达”。多尔衮收起弓箭，勒住马，矜持地微笑着，舒舒服服地承受着众人的赞叹，得意之余他偷偷用眼角余光观察大玉儿的反应。虽然大玉儿对多尔衮这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的模样很看不惯，但也由衷地钦佩他的武艺高超。

大玉儿发觉多尔衮偷偷用眼睛觑着自己，索性装出对他不屑一顾的神情。她嘴角挂着讥笑，拨转马头离开人群。多尔衮心头恼火，一股强烈的征服欲望烧得他情绪亢奋，不能自己。他见大玉儿独自离去，便悄悄催动坐骑，旋风般冲到大玉儿身边，还没等大玉儿反应过来，多尔衮已将她拦腰抱在自己的马上。大玉儿凭着直觉，就敢断定又是多尔衮在使坏，她想挣扎，可是被多尔衮紧紧抱住，想喊叫，又觉得有失身份，只好静观其变。多尔衮满面春风，打马扬鞭，从惊诧万分的众人眼前飞驰远去。

两人逐渐远离人群，远远望去，他们共乘一骑，信马由缰，像是恩爱的情侣。

多尔衮嘿嘿一笑：“忘啦？谁追上你，就可以跟你在敖包相会，这是你欠我的！”

大玉儿哼了一声，表面嗔怒，暗中一笑。

骏马驮着两人悠闲地走着，两颗年轻跳动的心融化在自然的怀抱。大玉儿的背紧贴着多尔衮厚实的胸膛。听着他有力的心跳。一种像温泉一样舒适，酥油一样香甜的感觉



流遍全身。大玉儿突然脸红羞涩。这或许就是相悦之情吧。

两人在敖包前下马。

多尔袞惊讶地问：“这就是敖包？”

大玉儿：“是啊，我们蒙古人当它是神明的化身呢！”

大玉儿突然郑重地捧起自己的护身符，神色庄严地拜了拜敖包，然后绕着敖包念念有词地走了一圈，又从地上捡了一块小石头，恭敬地堆到原有的石堆上。

多尔袞瞪着眼睛问：“你在做什么？”

大玉儿微笑道：“许愿啊！”

多尔袞好奇地问：“许了什么心愿？”

大玉儿睨了多尔袞一眼：“不告诉你！”

多尔袞诧异地问：“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们方才叫我‘萨哈达’，那是什么意思？”

大玉儿眼珠一转，忍住笑意戏弄他：“那意思是‘爱踢人的小劣马’！”

说完，她咯咯笑着跑开了。多尔袞一怔，随后便明白大玉儿在打趣自己，就笑着追大玉儿。

多尔袞边追边笑：“我不信！你骗我！”大玉儿像敏捷的小鹿一样，在草原上欢快地乱跑，多尔袞则如猛虎下山，左堵右截。两人追逐打闹，快乐极了。终于，多尔袞抓住了大玉儿，将她一把揽进怀里。大玉儿气喘吁吁，脸色羞红，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她笑得眼睛眯成弯月，吐气如兰。多尔袞看得心旌摇动，魂不守舍，依然不停地追问。

大玉儿忍住笑：“‘萨哈达’就是最勇敢的猎人！”

多尔袞思忖着，自信地说：“这说的不正是我吗？”

大玉儿瞧不起他那得意忘形的样子，微嗔着推开他，嬉笑道：“你少得意！当心我把你一个人扔在大草原上，让你三天三夜回不了家，吓得你哭着唤额娘！”

多尔袞凝视着大玉儿，半晌，认真地说道：“不，玉儿。你不会扔下我，你永远不会！”

大玉儿一怔，定神凝视多尔袞，心潮起伏。

草原上，微风轻轻拂过，既夹杂着草香，隐约又传来了蒙古情歌。两人相互凝视，两颗心水乳交融。半晌会心一笑。

赶着羊群归家的牧人哼唱着悠长的有些感伤的歌，风和着他的节奏，把草吹得簌簌直响。遥远的地平线像一段没有尽头的回忆，把生活的酸甜苦辣都糅合在回家的感觉中，让人咀嚼。草原的夜色异常迷人。酋长蒙古包周围燃起了篝火，一场夜宴刚刚拉开序幕。众人吃着烤肉，喝着美酒，欣赏着节奏轻快的蒙古音乐。

人们都沉浸在欢乐中，不远处，皇太极和莽古思在商量着未来的事。

皇太极道：“父汗进攻明朝，心愿未了。这总是心中的一个遗憾，我打算明年卷土重来，还希望岳父暗中支援。”

莽古思道：“放心，我保证科尔沁是大金攻打明朝最强大的后盾力量。”

皇太极端起酒杯，向莽古思敬酒。两人笑着一饮而尽。

这时，哲哲走过来，面带微笑地说：“我想要你心爱的宝贝孙女，我很喜欢她，想让她



陪在我身边,将来一定不会亏待她。”

莽古思沉吟不语,他仔细斟酌着。哲哲笑着看着父亲,知道他会同意自己的提议。此时他们突然听见人声鼓噪,连忙转头望去。只见大玉儿穿着绸缎衣裳小蛮靴,帽上垂着璎珞,乌发结辮缀珠饰,正在宴席前的空地上尽情地载歌载舞。她像夜莺一样,在音乐的节奏里飞舞。举手投足间姿态撩人,风情万种。她不时含笑凝视多尔袞,多尔袞也痴痴地望着她。浓情蜜意悄悄在两人心中滋长。

此时,正当皇太极凝神定睛地看着大玉儿美丽的舞姿出神时,满洲侍卫德长安来报。皇太极连忙起身走了几步。德长安凑到他耳边悄悄地说:“大汗带着大福晋去了清河温泉。”

皇太极神色微变,心里思考着:难道父汗病重?随后下令,连夜拔营,明天一早回京。

夜色如墨,寂静无声。太子河上灯火点点,有数艘木船泊在河中。其中一艘船外,站着很多全副武装的侍卫,戒备森严。

夜色漆黑寂静,太子河上停靠着几艘船,侍卫们戒备森严。船舱内努尔哈赤奄奄一息,不时口中还会吐血。大福晋惊慌地在一边照顾着。

努尔哈赤微弱地说:“我们在……什么地方?专差……上路了吗?”

大福晋答道:“前面就是鸡堡,离沈阳四十里。已经上路了!您放心,贝勒大臣们很快就会赶到了!”

努尔哈赤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道:“只怕……我是拖不到回京了。”

努尔哈赤吃力地说:“你仔细听着,阿巴亥。我要把……大金国的汗位传给……”

话还没说完,努尔哈赤突然两眼圆睁,嘴一张又吐出一口鲜血,昏迷过去。

深夜,整个沈阳城万籁俱寂,人们都在熟睡。除了夜行人引起的几声犬吠,就了无声息了。然而,四贝勒府的寝室里却还亮着灯。皇太极站在衣柜前神色忧郁,他不知重病之下的父亲会传位于谁?而这次应诏前往,真是福祸难料。一旁的哲哲忙前忙后,熟练地帮皇太极换穿行装。

哲哲好奇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父汗要十万火急地召你们前去?”

皇太极肯定地说:“父汗要贝勒大臣们飞快赶去,恐怕就是想当众宣布继承汗位的人选。”

哲哲惊呼:“天哪,这可是大事!”

皇太极诚挚地说:“哲哲,你对我的好,我不会忘记。等我当了大汗……”

哲哲思量着说道:“你期望太高了吧。”

皇太极自信地说道:“期望太高?不会的,‘大汗’的宝座,舍我其谁!”

哲哲提醒道:“别忘了,还有多尔袞呢!”

皇太极不在乎地笑道:“多尔袞年纪太轻啦!战场都还没上过,连我的长子豪格都还大他三岁呢!”

哲哲温柔地说:“贝勒爷,无论当不当大汗,你都是了不起的英雄。我不在乎名位富贵,我只要做你的妻子……”



皇太极感动地把哲哲揽入怀中，轻抚着她的脸，微微一笑，柔声道：“我明白。”

屋外隐隐传来马蹄马嘶声，分别在即，两人心中充满不舍和惆怅。

第二天，队伍浩浩荡荡地回京。

四贝勒府大门外，灯火通明，德长安、侍卫们等进进出出，十分忙碌。他们有的提灯举火把、有的牵马、有的检查装备，脚步声、咳嗽声、马蹄马嘶声不断传入府内。身着满族少女装扮的大玉儿和侍女苏茉尔闻声从房门里出来，悄悄走到大门内的一角，引颈朝外张望，好奇地低声嘀咕。

两人正说着话，只见大门外皇太极一脸严肃地走到坐骑前。德长安忙跑过来侍候，他蹲下身熟练地并起手掌，皇太极的脚在他的双掌上一踩，利落地上了马。

德长安恭敬地说：“四贝勒一路平安！”

皇太极点点头，催动坐骑，率两名侍卫疾驰而去，很快就消融在浓得化不开的夜色里了。

大玉儿望着皇太极消失的背影，像是在自言自语：“不知道……多尔袞是不是也跟着去？什么时候回来啊？”

苏茉尔瞅着大玉儿，偷偷一笑。

郊野的夜晚，一片寂静。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踏碎了夜的睡梦，皇太极一马当先，率领着众贝勒大臣披星戴月策马疾驰。多尔袞赶上领头的皇太极，焦急地喊：“四哥，父汗不会有事吧？”

皇太极头也不回地说：“专心点，别落后了！”把多尔袞撂下，策马疾驰而去。

太子河畔，努尔哈赤的舟中依稀可见灯火闪烁着。

努尔哈赤刚熬过一阵剧痛，喘着气，冷汗直流，气若游丝。刚想说什么，却力不从心。大福晋忙劝道：“大汗，您好生歇着，别的话，明日再说吧！”

努尔哈赤摇摇头：“不，时候到了，非说不可！这些天，我反反复复地思量着，想了很多，想着大金国的未来。”

大福晋鼓励道：“大金国的未来，还不是都靠您，您可得好起来！”

努尔哈赤郑重地说道：“大限来时，连我也靠不住了。阿巴亥，你听着，我决定……把大金国的汗位传给……我们的孩子……多尔袞！”

大福晋：“我以为，大汗心里属意的，是四阿哥……”

努尔哈赤：“你猜得没错，原本我属意的，的确是皇太极。他的军功、才干，无人能出其右……”

大福晋：“那您为什么……”

努尔哈赤沉吟道：“皇太极说过，他认为大金国要放眼神州天下，这我赞成；可是他主张起用汉人、反对祖宗的合议制度，我就不知道，对大金国的将来……是好是坏了。我想，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可我不能赌啊！多尔袞为汗，代善辅政，祖宗成法就不至于变得这么快了！而且，多尔袞心地耿直，性情最像我。他将来会是一个大英雄！”

大福晋怯怯地说：“恐怕……四大贝勒不会答应的。”



努尔哈赤喘息着：“所以我才非得叫他们赶来不可！只有当着众人的面，由我亲口说出来，多尔袞才能……安心接位，我的子孙……才能免于束甲相攻……”

大福晋瞠目结舌。

努尔哈赤深深地叹了口气：“唉！这一时我也说不清。”他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道：“……不过，你别怕，这会儿……我觉得……好些了。”他又强打起精神感慨道，“我努尔哈赤英雄一世，相信天神非给我这个恩典不可，它不会让我死不瞑目的！”

偏偏又一阵剧痛袭来，努尔哈赤刚吼出声又极力强忍住，嘴唇咬出血来。

努尔哈赤逐渐神情昏乱，频频摇头：“不，不能这样！为了你，为了多尔袞，我……我要向天神下战帖！无论如何……我都要硬撑，一定要撑到……”突然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截断他的话，努尔哈赤忍不住狂吼。大福晋吓得死死地攥紧他的手，悲恸地拼命喊：“大汗！大汗！”

努尔哈赤目光呆滞，他缓缓转头看着大福晋，颤着唇难以言语，眼角涌出一滴泪，半晌，没有了气息。一代枭雄努尔哈赤的心愿终究未能实现，死都不肯瞑目。

河岸边马群蹄声杂沓，由远至近。

皇太极飞马来到舟边，顾不上与任何人打招呼，甩镫离鞍，跳下坐骑，直奔舟中。他正准备掀帘入舟，就听见里面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嚎声，一下愣住了。他迟疑片刻，进入舟中努尔哈赤的寝室，看见大福晋伏在父亲身体上哭得死去活来。皇太极缓缓转过头看着刚刚咽气的努尔哈赤，红了眼眶，喃喃地哽咽道：“父汗……”

马队在前，车队在后，众人缓缓行进在漆黑的郊野上，气氛悲痛沉重。来的时候心急如焚、疲于奔命，去时才觉得人困马乏，有气无力。皇太极见此情景，下令扎营休息。众人分成几拨，围坐在一堆堆营火前，窃窃私语。

火光映照得多尔袞伤心欲绝的脸，他出神地望着噼啪作响的火堆，突然捂住面庞哽咽起来。他的母亲大福晋走出营帐，在他身边坐下。

大福晋忧心忡忡，迟疑了一会儿说道：“我心里有个绝大的难题，又没人可以商量，怎么睡得着？多尔袞，额娘问你，你相不相信额娘？”

多尔袞诧异地反问：“这是什么话！我不信额娘还能信谁？额娘是我在这世上最亲最亲的人！”

大福晋甚感欣慰，伸手抚着多尔袞的脸，深深看着他：“儿子，额娘心里……好疼你好疼你，疼得都没法子说了……”

多尔袞深情地说：“额娘，你不用说，我都明白！”

此时，皇太极和阿敏在不远处的营火旁打量着他们母子，揣测着他们谈话的内容。

阿敏疑惑地问：“大福晋讲了吗？大汗到底有没有遗命？汗位又传给谁？”

皇太极神情凝重地说道：“父汗是有遗命，不过她说，如今大家都在外头，为防有变，等回京之后，她会在所有亲贵大臣面前，当众宣布父汗的遗命。”

阿敏不满地说道：“连我们四大贝勒都不能先知道吗？她在搞什么鬼？”

皇太极表面上沉着冷静，可内心却焦灼万分。



中午时分,尽管宁静的乡村风景优美,可大福晋还是心乱如麻,不知该如何处理努尔哈赤的遗命,稍有不慎,性命堪忧。

远处传来马蹄马嘶声,皇太极带着几个随从飞驰而来。

皇太极下马过来见礼:“额娘,打尖已过,可以启程了吗?再一个多时辰就该到京了。”

大福晋犹豫片刻说道:“皇太极,我有几句话,想私下跟你说。”

皇太极跟着大福晋进屋,他有些困惑,心中戒备,目光灼灼地看着大福晋。

皇太极道:“额娘有话,开门见山地说吧!”

大福晋果断地说道:“好!大汗断气之前,他有遗命说,要把大金国的汗位传给……多尔袞!”

皇太极神色大变,这个消息如晴空霹雳,轰然一声,把他劈蒙了,脑中一片空白。

大福晋接着说道:“还有,大汗要代善辅政,襄助多尔袞。”

皇太极失落地喃喃自语:“父汗……宁可相信大哥,也不相信我?”

好半晌,皇太极方回过神,但他思绪纷乱,心中辨不出是何滋味。他强忍着不满情绪,勉强说道:“回京之后,我把所有亲贵大臣都召来,你再当众宣布父汗的遗命吧!”

大福晋摇头道:“不,不一定。”

皇太极表情错愕:“你的意思是……”

大福晋意味深长地说:“皇太极,如果你想做大汗,只要你一句话……”

皇太极一怔,他目光锐利地看着大福晋,问道:“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大福晋勇敢而冷静地迎视着他,深思熟虑地说道:“因为我知道,四大贝勒当中,虽然代善居长,不过却是以你为首。所以我才找你谈。多尔袞还年轻,如果你们四大贝勒不支持他,他是斗不过你们的。弄个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

皇太极面有怒色,他打断大福晋的话:“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大福晋郑重地说:“多尔袞从小,就受你这位四哥的疼爱教导,他把汗位让给你,也不算什么……”皇太极勃然大怒,又一次喝断大福晋的话:“住口!”

大福晋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皇太极发怒道:“让给我?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母子俩,把汗位施舍给我?”

大福晋语无伦次地说:“不,我丝毫没有这个意思……”

皇太极怒不可遏:“够了!我皇太极,岂能受人施舍?”

皇太极转身怒气冲冲地往外走,大福晋神色慌张地拉住他的衣袖,急得眼泪打转:“皇太极,你听我解释……”

皇太极甩脱她,用力摔门而去。

大福晋怔怔地说:“我说错了什么?我忘了,他是那么自负的一个人哪……”

大福晋强打精神,盘算着:“这会儿最要紧的,便是坚定两白旗对多尔袞的拥护;万一四大贝勒不服遗命,有两白旗的支持也许我们母子还能有一条生路!”

沈阳大政殿前的十王亭附近,到处飘着蓝白纱幔,气氛凄凉肃穆。皇太极独自一人



缓缓走过十王亭，来到努尔哈赤所建的大政殿前，仰视着它特殊的帐幕造型，感慨万千。

皇太极自言自语地说：“父汗，你说这大政殿，要模仿帐幕的外形而建，好让我们都别忘记，‘大金国’是在战场上打造出来的！我皇太极，从来没有忘！可是父汗，你为什么忘了我？多年来，我跟着你，奔驰沙场，出生入死！你说，我是你爱如心肝、惜如眼珠的儿子！父汗……你真的忘了吗？”

皇太极说着说着，眼含热泪，激动得直喘气。他脑海里回忆起攻打宁远城时的情景，那是艰苦卓绝的一场战役，攻城的将士死伤无数，连身经百战的父汗都受了重伤。那时，父汗愤恨、懊丧，陷入长时间的苦闷之中，他对自己是多么信赖和赏识。往事如昨，历历在目：帅帐内，沉重压抑，烛光随风摇曳着。努尔哈赤冷着脸，盯着帅案上的地图，好半天，突然他抽出匕首，用力一挥，匕首颤巍巍地钉在地图上。

努尔哈赤道：“这么多年来，每一回班师，都带着无数的战利品。只有这回，咱们是带着无数弟兄们的尸骨！从宁远城下冒死夺回来的尸骨！”

皇太极：“父汗，明年再来报仇！咱们八旗铁骑一定要踏平宁远城！”

这时，汉人传译进帐禀道：“启禀大汗！那袁崇焕……他知道咱们要撤军了，竟然特派专使，前来送礼致意。”

努尔哈赤：“袁崇焕怎么说？”

汉人传译：“袁崇焕要对汗王说，‘老将军横行天下多年，今日竟败于我这后生小子之手，岂非气数……’”

皇太极大怒地打断：“混账！”

努尔哈赤抬手制止皇太极，但他自己也面色铁青，强忍怒火半晌，努尔哈赤突然微微冷笑，说道：“听着，去准备名马和礼物，作为回赠。还有，叫专使回去告诉袁崇焕，明年此时，相约再战……”

皇太极陷入深深的回忆中。

可现如今，这一切都变了，成了过眼烟云了吗？

父汗，你不是把大金国的未来交给我了吗？皇太极猛地转身，神情激动地看着大政殿前飘着蓝白纱幔的十王亭大喊道：“你怎么可能把这一切都交给乳臭未干的多尔袞？你是伟大的昆都仑汗，怎么可能作出这么愚蠢的决定？我不相信！”不远处，阿敏和莽古尔泰走过来，他俩听见了皇太极的喊叫。阿敏跟着情绪激动地怒吼：“我也不信！”皇太极大吃一惊，转过头来，见阿敏、莽古尔泰气势汹汹地并肩走近。

莽古尔泰严肃地问：“听说父汗的临终遗言，是让多尔袞继承汗位，代善哥哥辅政？”

皇太极诧异道：“你们怎么知道的？”

阿敏态度坚决地说：“两白旗有人在悄悄散布谣言，我们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皇太极阴沉着脸道：“这不是谣言。大福晋已然亲口对我说，这确是父汗的遗命……你们走吧！汗位已定，只待宣布，没什么好商议的了！”

莽古尔泰叫道：“毕竟，这会儿还没有宣布啊！”

皇太极听闻此言怔住，心中一动，看来不用他动手，有人比他更着急。

莽古尔泰恼怒地说：“绝对是假的！没人会相信这是父汗的遗命！这些年，政事都是我们四大贝勒在掌管，要继承汗位，也该从我们四大贝勒之中挑选啊！”

阿敏叫道：“我阿敏和莽古尔泰是绝无奢望，四大贝勒之中，立长，该是代善哥哥；立贤，便该是皇太极！”

皇太极别过脸去，强抑情绪，尽量做出心平气和的样子。而这时，他却看见德长安脚步匆匆地赶过来。德长安向几位贝勒请过安后，便报告道：“二贝勒，我已经把十四爷和十五爷接出宫，送往四贝勒府了。”

皇太极猛然转头看着德长安，皱着眉头问：“德长安，你在做什么？”

阿敏忙说道：“别怪他，是我的主意。无论如何，先隔离他们母子再说！”

皇太极面有愠色：“德长安，你是我的人，为什么听二贝勒的命令？”

德长安慷慨陈词：“属下这样做绝对是为了四贝勒。两黄旗上上下下都发誓要效忠四贝勒。别人要想做大汗，两黄旗拼死也不答应！我是爷的人，怎么可能背叛爷呢？”

皇太极很感动，一时说不出话来。

德长安接着问：“属下请示，如何处置十四爷和十五爷？”

阿敏命令道：“德长安，你给我拦住他们，关住他们，随你怎么办！反正别让他们坏了大事！”

德长安道：“遵命！”

皇太极脑子里一闪念，伸手想拦阻，又迟疑了，终究没开口，他看着德长安转身而去，叹了一口气。

莽古尔泰劝道：“皇太极，情势由不得你。我看，你跟多尔袞这个对头是做定了！”

皇太极没有答话，他面沉似水，心中翻江倒海，十分矛盾。

四贝勒府偏厅里，摆设着一些红木家具和字画。多尔袞急匆匆奔入偏厅，而大玉儿正好奔出迎接，两人泪眼相望，终于不约而同地上前，四只手紧紧相握。

多尔袞哽咽道：“玉儿！我父汗他……去世了！……”

大玉儿慌得不知该怎么安慰他，只能频频说道：“多尔袞，不哭！……不哭！”

哲哲闻声出来，十几岁的多铎正好也走进来，奔过去拉着她，大哭起来。

哲哲焦急地说：“你们回来了？怎么个情形，快告诉四嫂！”

多尔袞抽泣道：“父汗自觉病情有变，下令离开清河温泉，途中在鸡堡停下。等我们赶到的时候，父汗已经……已经去了，身边只有额娘一个人。”

多铎哭道：“四嫂！阿玛死了！四哥又不让我去找额娘！我要额娘！”

哲哲听后心中诧异，也不好说什么。这时她听见大厅外有声音，转过头看见德长安也低声指挥两名侍卫在厅门外左右站定。

哲哲奇怪地问：“德长安，贝勒爷人在哪儿？”

德长安进入厅内，躬身道：“四贝勒正在议事，他特别交代，请两位小爷待在福晋这里，别出去，更不可入宫！”





哲哲和大玉儿等人都大吃一惊。

哲哲困惑地说：“你没有弄错？这是……四贝勒的命令？”

德长安答道：“喳，福晋。”

多尔袞脸色很难看，多铎愤怒地上前要抓德长安。多尔袞伸手拉住多铎，忍怒道：“德长安也是听命行事，不用找他麻烦！我只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玉儿困惑地对哲哲说道：“是啊！姑姑，多尔袞和多铎，不是应该陪着大福晋一块儿守灵吗？”

哲哲对她使了一个制止的眼神，大玉儿噤声。

哲哲教训道：“姑姑不是教过你吗？这里不是科尔沁，你要多听少说话！”大玉儿不服气地说道：“可是姑姑……”

多尔袞激动地打断她的话：“玉儿没错！这话当然该说！其实，这也正是我想问的话！究竟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找额娘？”

哲哲也知事有蹊跷，想了想，安抚多尔袞和多铎之后，便去打探消息。

三人都急切地望着她的背影，心里惴惴不安。

哲哲神色紧张地在回廊里快步走着，迎面看见侍女珍哥匆匆跑来，她喘着气道：“福晋，我正要去找您……”

哲哲忙问：“发生了什么事？”

珍哥焦急地说：“不知道为了什么，两黄旗在外头闹了起来，还嚷着要进宫，闹到大汗的灵柩跟前去呢！”

哲哲诧异道：“有这种事？”哲哲犹豫着，很不放心，只好在书房外凝神细听。

阿敏和莽古尔泰在书房内已经等候片刻，见皇太极进来，忙站起身。皇太极冷静沉着，阿敏、莽古尔泰却显得很暴躁。

莽古尔泰怒道：“两白旗只不过是听了谣言就如此张狂，多尔袞真要即了汗位，那还得了？就算压制得住，他们不会暗中争斗吗？这样离心离德的军队，还能打仗吗？”

阿敏鼓动道：“皇太极，你就让我们放手去干吧，反正除了两白旗，没人会相信那女人的话！”

皇太极沉思道：“大福晋得宠，她所生的儿子，阿济格、多尔袞、多铎，年纪轻轻便各领一旗。阿玛对他们的宠爱，可说是有目共睹。如果阿玛遗命多尔袞即位，倒也不算意外。会相信这说法的，只怕大有人在！”

阿敏不服气地说：“想到这个就更气了！咱们多年来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流血拼命，好不容易才当上旗主，三个小弟弟并无尺寸之功，这教人如何心服！”

皇太极叹息道：“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伤害三位小弟弟。我也很担心大金国的未来，但是，皇位没有传给我，我也无可奈何。”

阿敏愤怒道：“那就只有除掉他们。”

莽古尔泰暗中提醒道：“你不知道皇太极有多疼爱多尔袞啊。”此时，皇太极心中也是汹涌澎湃，对于大汗的宝座，他也是垂涎已久，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罢手呢？有诸位掌



管军政的亲王大臣们的竭力支持,他早已志在必得。哪里会有退让之心呢?

阿敏和莽古尔泰已经死心塌地的支持皇太极,甚至下定决心说道:“谁若不从,有胆子让他与我的镶蓝旗打一仗。”

皇太极一再地试探:“你们真的不愿意拥戴多尔衮?”大家都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他,点点头。皇太极又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他来回踱着步。父汗,我没有办法,这都是你逼我的,为了大金国,我只有豁出去了。但是,他有些于心不忍。

阿敏咬牙道:“好,如果你坚持要保住多尔衮,那么,我们也只好坚持,必须除掉大福晋!现成的办法只有殉葬!”

书房外的哲哲闻言大惊失色。皇太极还是一脸的犹豫,好像还是顾虑重重,但还是点点头。

时间已经很晚了,四贝勒府依然戒备森严。